

# THE SHAPE

OF THOUGHT AND OTHERS

## 思维的形状

刘宇昆作品集

[美] 刘宇昆 (Ken Liu) / 著

耿辉 夏笳 吴霜 余有群 罗妍莉 / 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THE SHAPE  
OF THOUGHT  
AND OTHERS

思维的形状  
刘宇昆作品集

[美] 刘宇昆 (Ken Liu) / 著  
耿辉 夏笳 吴霜 余有群 罗妍莉 / 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The Shape of Thought and Others by Ken Liu  
Copyright © 2014 Ken Liu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4-5236

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维的形状：刘宇昆作品集/(美)刘宇昆著；耿辉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ISBN 978-7-302-38198-3

I. ①思… II. ①刘… ②耿… III. ①科学知识—青少年读物 IV. ①Z2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30608 号

责任编辑：雒 华  
封面设计：李召霞  
责任校对：王淑云  
责任印制：沈 露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mailto: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mailto: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刷 者：清华大学印刷厂

装 订 者：三河市新茂装订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48mm×210mm 印 张：8.25 字 数：205 千字

版 次：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5.00 元

---

产品编号：061048-01

## 作者前言

译 | 耿 辉

这本小说集中选择的作品几乎涵盖了整个短篇小说创作生涯。《纱蝉》(Gossamer)创作于2002年,当时我还没有发表过任何作品;而《解枷神灵》(The Gods will not be Chained)创作于2014年,这时我基本上停止写作短篇,转而创作长篇。

比如说,《涅槃》(State Change)是我在未来作家竞赛决赛期间写作的(我凭借《纱蝉》打入决赛),当时我仍在学习法律,未婚,不确定自己是否会有作品发表。

在蒂姆·鲍尔斯和K. D. 温特沃什的写作培训班上,我们必须得在二十四小时内完成一篇短篇小说。蒂姆起初在教室里四处走动,随机指定物品作为我们每个人的创作提示。当他停在我座位旁边时,看见一杯没喝完的汽水和里边尚未融化的冰块,于是他捏起一块,对我说

## II | 思维的形状：刘宇昆作品集

这就是我要写的故事。当时的我看上去一定相当沮丧，可是 K. D. 告诉我，有时候优秀作品的创作灵感并不会直接源自提示。

写作《涅槃》是一个紧张激烈的过程，我从没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创作出一篇故事，整个过程中，我一直有种几近失败的感觉。不过，这篇小说受到了同学们的认可，杰伊·雷克就是其中之一。在一番颇有见地的评论之后，他建议我把它投给《复调》——他和黛博拉·莱恩编辑的选集。我听从他的建议，将《涅槃》修改之后卖给了他。就这样，参加完未来作家竞赛，我售出了第一篇作品。

从那之后，我已经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完成了许多篇小说，但是没有一篇像《涅槃》这样惊心动魄。能够在压力下有所表现，按时完成作品对我的创作生涯很有帮助——我的一些优秀作品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完成的——感谢写作班给了我接受这种挑战的信心。

未来作家竞赛之后，杰伊的创作渐入佳境，而我在很多年里都卖不出作品。但是在那段困难时期，杰伊多次帮助我，在百忙之中给我鼓励和支持。他就是我努力的目标。

K. D. 温特沃什和杰伊·雷克如今都已经离我们而去。我怀念他们的慷慨大方和真知灼见。

\*

我的每一篇作品都有一个类似的故事可以讲述。写作《纪录片：终结历史之人》(A Documentary: The Man Who Ended History) 是我生命中最痛苦和艰难的经历之一，在研究历史并反思人们是怎样为了政治利益牺牲历史真相的几个月中，我一直饱受煎熬。时至今日，这篇小说仍然是最令我骄傲的作品。《重生》(Reborn) 是我第一次同戴维·哈特威尔合作的结果，他是当今业内最棒的科幻编辑之一。《拟态植物》(The Plantimal) 是我第一次同麦克·雷斯尼克一起创作的小说，他既是技艺娴熟的小说作家，又是慷慨热忱的朋友……

对于思维的运作原理、表现形式、进化发展、扭曲变形和盲点死区，我一直很感兴趣。这本书中的所有小说都围绕着思维，以不同的承载形式来展开，不论是历史、技术、人工智能或别的什么，我持续关注的是这些外因如何改变思维。

故事情节虽是虚构的，但它们也揭示了我作为作家的成长历程和我思维的“形状”随时间的改变。每次相遇，每次交谈，每读一本书，每听一个想法，每一位新朋友——所有这些都成了我思维的组成部分，引导着思维的流向，激励着思维的发展。在生活中的每一天，我们改变周围的人，也被他们所改变。或许这种情况在作者和读者之间也时有发生。

我要感谢我的编辑雒华和清华大学出版社为这本书付出努力的每一个人。我还要感谢我的译者——耿辉、夏筋、吴霜、余有群和罗妍莉，他们以信、达、雅为目标翻译我的小说。同样作为一名译者，我深知翻译这项需要权衡各方的工作有多艰难。在优秀的译作中，译者和作家的思维最终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最后，谢谢你们这些读者——你们的存在是我写作的动力。对我而言，写作就是一种思维，我希望这些故事也会成为你们思维的一部分，而且回想起来的时候，你们会感到欢喜。

## 目 录

作者前言	I
思维的形状	001
涅槃	032
麦克斯韦之灵	048
发条士兵	068
纱蝉	093
拟态植物	113
广告御免	134
解枷神灵	141
重生	164
第 14 课：关于事件隐形装置及其实际运用的思考	192
纪录片：终结历史之人	197
跨越边疆：《思维的形状》译者后记	250

## 思维的形状

译 | 耿 辉

猫篮变成花手绢，又变成面条，变成马槽，再变成渔网。无事可做的人类孩子在大征途中创造了《翻绳二百种》，这只是其中的头几种。

我曾是其中一个孩子。

小凯特一边举起手一边哼鸣，翻绳紧紧绕在牠<sup>1</sup>的手指上。牠朝我看了一眼，我挥手回应。牠有跟前代敦罗基同样优雅的长颈和球状的身体，看着牠就像是看着年轻时代的我的爱人。

即使过了这么多年，我还是觉得“牠”这个人称代词有些别扭，就像流畅思维里的绊脚石。

翻绳从一个形状变成另一个形状，仿佛一种记忆过渡到另一种记忆，故事的一幕唤起下一幕。在各个形状之间，翻绳经历了成百上千种无名的状态。近似花手绢、不成形的面条、半成品马槽。

多年以前还在拉帕努伊号飞船上的时候，我和小伙伴们飞快地从

---

1 原文为 Zie，为作者根据文义设计的自造词，译为“牠”，用来指代外星人，性别不详或为单性生物。——译者注



## 002 | 思维的形状：刘宇昆作品集

一种造型翻到另一种造型，紧紧拉着翻绳，欣赏各种形状的美妙之处。我们不在乎绳索松散的中间状态，也没给它们起名字。

此刻，我面前的孩子们缓慢优雅地移动，痴迷于每一个阶段中紧张和松弛的绳索。对牠们而言，翻绳是紧绷还是松弛，手在移动还是静止，并无多大区别。我曾教给牠们《翻绳二百种》，而牠们却给每两种之间的几千种过渡形状都起了名字。

优雅柔美的伊罗是凯特的伴侣和同胞。轮到牠从凯特手中接过翻绳时，牠缓步前行，从一边走向另一边，思考着该怎么翻。我听见牠四只脚上的贝壳鞋轻轻掠过操场沙地的声音。

卡拉桑尼人喜爱这种人类引进的游戏，我母亲曾相信牠们喜欢翻绳一板一眼的精巧：每个人轮流表达，只为了体验手指被缠住时的牵绊和无声的交流，在沉默中用手指绷紧绳索做出精巧的形状。

“也许牠们学会把翻绳看作生命的隐喻。”她过去曾说，“给予、接受、表达、观察、支配、服从。”

“你用陈腐平庸的意识通道过滤你看见的一切。”我当时说，“敦罗基说得对，你无法看清事物的本真，那是你不可能感受到的”——我抬手相互握起，抵在胸前，似乎在用力按住一个伤口。这是一个卡拉桑尼手势——更准确地说是一组手势——我一直也没给她讲清楚。

“Tsuko。”她看着我的手，机械地说。

把卡拉桑尼语言归纳为一系列独立手势，我妈妈从未放弃这种努力，那些是最小的意义单元，可以描绘、书写，可以用我们思维的形状、我们的语言来解释。我妈妈就用这些音节把我们的语言结构强加在那种无法言说的语言上，给无法命名的东西命名。

我知道这不是最好的方法，可还是会使用它们。虽然我能理解卡拉桑尼人，但是我的思维仍然需要这种音节，需要这种媒质来为卡拉桑尼语赋予形状。

然后我的手无力地垂在身旁，无奈地认识到自己不可能被理解。那是我最后一次尝试跟她理性地对话。

孩子们的鞋踩在地板上发出的声音越来越大，也把我从思绪中拉回到眼前。我抬头看见凯特和伊罗被别的孩子围绕，牠们的手指飞速移动，指尖变得越来越亮。这是变得焦虑的迹象，一定出事儿了。

我跑过去，孩子们为我让出一条路，让我成为牠们关注的中心。凯特和伊罗面对面，伊罗疯狂地打着手势，而凯特却陷入沉默。很明显，颤动的身体表示精神上的压力即将令牠复叶的端部脱落。

冷静，我的手语吸引了牠的目光，我放慢手部动作，表达出关爱的情绪，用指尖随着心跳的节奏努力吸引牠与我同步。我的指尖不能发出生物荧光，数量也比牠们的少，所以我永远不能像一名卡拉桑尼人那样清楚地表达，不过孩子们已经学会原谅我的“口音”，尽力理解我的意思。

怎么了？

我们卡住了，伊罗对我说。

凯特举起手，我看见牠们被困在降落伞形状的翻绳里。降落伞无法变成其他形状，这是一个死胡同。

我拥抱了孩子，牠头上的复叶震颤着，在红色夕阳最后的余晖中闪烁着微光。牠直面我的凝视，又大又圆的眼睛没有虹膜，一如漆黑的暗夜。

夜幕降临，我们渐渐沉寂。别的孩子跑来提出想法和建议，恬淡自然的乳白色荧光从牠们交谈的手指上散发而出。

\*

“就像一群萤火虫。”爸爸说。

我当时六岁，爸爸和我看着卡拉桑尼孩子在六米外的空地上玩耍。牠们发光的指尖在夜空中划出明亮的光线。牠们的游戏静得吓人，完

全没有我和伙伴们玩耍时充斥在空中的欢声笑语。

在牠们身后，我们勉强能看见守卫的身影，牠们一动不动地站着，身披花哨的仪式铠甲<sup>1</sup>，手中握着棍棒一样的武器。

我们坐在顶盖打开的穿梭艇上，等待妈妈从我们面前的这座没有窗口的巨大建筑中返回。

这算哪门子宫殿？我想。它看上去就像一整块大石头，一座由巨人们雕琢成型的山峦，一点也不像我在画册中见过的宫殿。妈妈跟我解释过，“宫殿”只是我们随便给那座建筑命的名。我们不知道卡拉桑尼人是否有国王，甚至政府。

她还告诉我，她觉得卡拉桑尼人喜欢用厚墙保持建筑冬暖夏凉。牠们不需要窗户，因为牠们发光的手指在黑暗中也很容易看得见。

妈妈独自进入那座阴暗巨大的建筑，这令我很担心。

“萨拉，”爸爸低声对我说，“牠们像不像一群四脚鸵鸟？”

我傻笑起来。爸爸总是善于逗我高兴。

卡拉桑尼人的长脖子上是一颗小脑袋，矮胖的身体由四根细腿撑起，我们祖先扯起太阳帆从佩雷星出发时，作为畜禽被带到拉帕努伊号飞船上的鸵鸟确实跟牠们有点儿像。

卡拉桑尼人也有长长的手臂，末端分开形成精巧的手指，形似起飞的鸟儿展开的翅膀。在我看来，牠们的动作优雅，仿佛舞者在翩翩起舞，我羡慕牠们从容的平衡感和流畅的动作。

用你的全身来说话，我想，是什么感觉？

这里的空气闻起来温暖湿润，给人鲜活自然的感觉，完全不同于飞船上我已习惯的陈腐空气。爸爸令我感到安全，所以我对四周的开放空间感到兴奋不已，这里的地平线可不像飞船上那样只有几步之遥。

---

1 指区别于实战铠甲的装饰性武器。——译者注

我们头顶的天空散布着明亮的星星——爸爸告诉我，最明亮的一颗是拉帕努伊号飞船，可是我一直特别期望看见古老视频里佩雷星上的月亮，这里没有，所以周遭的草原一片漆黑。

我们能听见小型野生动物在草丛里沙沙作响，偶尔还有飞鸟悠长的哀鸣从远处传来。接着是孩子们的声音：硬质鞋子喳喳作响、沉重的喘息、树枝折断的声音……但是我耳中最大的声音却是心跳。

“太吓人了，”爸爸低声说，“牠们说话都没有声音。”

妈妈对爸爸和我解释过，卡拉桑尼人说话不发声，也不用耳朵听。

我专注地看着孩子们用手指划出的光线，希望自己明白牠们在说什么。

起身前往宫殿之前，妈妈拿了一对应急光棒。她用力摇晃它们，直到它们开始发出绿色冷光。

“这回我也有自己的声音了，”她说着便弯下腰亲吻我，然后是爸爸，“祝我好运吧。”

爸爸在最后一刻抓住她的手，“别去了。我有不好的预感。”

妈妈的回应温和而坚定，“我是语言学家，这是我的职责。”

接着，为了让爸爸安心，她指了指飞船不远处站着的孩子们，“牠们让孩子们来这里，这是一种信任的表现。牠们不想伤害我们。”

“你不知道牠们怎么想的。”爸爸当时说。

“我们对飞船，”妈妈说，“对我们共同的未来负有责任。”她吻了爸爸，“你总是过分担心。”

爸爸不情愿地放开妈妈的手，任她走进那栋建筑。

我可以看见爸爸的手指紧张地抽搐着。在他脚边，枪支就放在穿梭艇的地板上。尽管他尽力让我高兴，我却知道他 also 感到害怕和紧张，他竭力抑制着举枪射击的冲动，这一切都没有逃过我的眼睛。

爸爸是飞船的安全负责人。预见路途中的种种危险是他的工作：

从防护罩无法应付的致密星云，到处理死于深空痴呆的船员都是他的职责。他警觉地保护所有人的安全，对于未知他从来都感到不安。

“快点儿，快点儿。”爸爸嘴里嘟囔着。他拨弄的戒指上刻着一个标志，那是拉帕努伊的守护神——伟大的雷鸟，一捆箭和一条橄榄枝分别攥在它的两只爪子里。爸爸曾对我说，虽然我们谈论和平，但也要时刻准备战斗。这是确保我们生存下去的唯一途径。我去拉他的手，想让他镇静下来，发现我握住的仿佛是一只巨人的手。

后来孩子们舞动的光止住，分成两组，中间形成了一条黑暗的道路。慢慢地，我们看见一对稳定的绿色光源上下颤动着从黑暗中向我们接近，这节奏我是如此地熟悉，因为它属于妈妈，她曾无数次抱着我在嘈杂逼仄的飞船走廊里来回行走，直到我进入梦乡。注视着颤动的光芒，我产生一种感觉，仿佛感受到温柔的抚慰。

“妈妈！”我喊完就被自己的大声吓了一跳。这声音似乎过了许久才穿越空旷的草原，惊起远处草丛中的飞禽，它们扑动的翅膀似乎把我的呼喊声带得更远。卡拉桑尼孩子们也在我发出声音时激动地挥舞起发光的手指。

妈妈很快来到穿梭艇旁边，把我抱进怀里。她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我认为牠们同意给我们一些土地。欢迎来到你的新家，萨拉！”

\*

“我们应该让其他某个家庭住在这里，扮演人类学家的角色。”在我们搬进新家的时候，爸爸对妈妈说，“单独住在这里，我很难保护和萨拉的安全。”

他宁愿我们待在卡拉桑尼人馈赠的租界里，那片土地毗邻海洋，大约有一百平方公里。宫殿周围卡拉桑尼人的聚居地离租界很近，我们称之为首都。

登陆以后，移民一直争论要不要在租界周围建围栏。妈妈坚持认

为隔离墙会传达错误的讯息，委员会最终采纳了她的意见。卡拉桑尼的孩子时常到租界里游荡，好奇地观看那里的一切。

妈妈也很好奇，而且她有一个计划，“我们得学会这里人的语言和文化，最好的方法就是让萨拉随牠们一起长大。”她朝我鼓励地一笑，我点点头，感到了沉甸甸的责任。

爸爸不喜欢这个主意，但是委员会同意了。多年以后，我才发现他为什么勉强同意这项计划。

我们的新家是一间位于首都的小屋。妈妈努力从卡拉桑尼首领那里获得许可，她曾同牠们谈判争取租界。可是妈妈不确定牠们是否真的理解她的需求。不管怎么样，我们搬来活动房屋，像折纸一样把它展开、组装好，其间没有人阻止我们。完工的房子看上去像是我小时读过的图画书上的小屋，童话故事中的女巫和熊就住在这样的房子里：中间有一扇门，两旁各有一扇窗，屋顶是尖尖的三角形。

“我猜我们也可以教牠们人类的文化。”妈妈眼含笑意说。我一生都在方块金属隔间和拉帕努伊号飞船的弧形走廊里度过，我只能通过古老视频中无法理解的图像和声音去了解佩雷星上闪亮的城市和无边的海洋。但是这间小屋来自于更加古老的地方——神秘的古地球，上百代人未曾见过的最初家园。

我们为什么要重建一个从未生活过的家园呢？这个问题萦绕在我心间。妈妈也不喜欢这座房子，可是飞船只能提供这些。她说过，把古老、熟悉的东西强加在新奇事物上，是我们人类的本性。我们这些移民登陆之后立即开始种植小麦、圈地养殖鸵鸟，却不去尝试学习卡拉桑尼人如何生活，跟这是一样的道理。

“别太乐观了。”爸爸说，“技术上相差太多的两个种族相遇后很少有好的结果。”卡拉桑尼人不掌握太空航行技术，甚至，牠们连火器都没有。牠们最先进的武器可能是吹箭筒。

“而且技术上领先的种族总是在相遇中获得糟糕的结果，因为他们倾向于把对方浪漫化，优势种族更加高尚的道德和微妙的情感最终会影响他们自己的利益。”

我父亲深邃坚定的嗓音总能使孩童时代的我平静下来。他就是平安、保护和安全感的代名词。他总能提前发现危险，只要他在身旁，我就不会觉得有危险。

“我们所有人都在飞船上变得柔弱了。”爸爸说，“经过无数个没有战争的时代，我们倾向于高估自己理解外星种族与和平解决冲突的能力。”

“但是我们应该小心。在这里待了这么长时间，你真正了解到什么？没错，你为我们争取到了租界，可你只是在猜测牠们含糊不清的想法和语言。你还无法弄清我们能否掌握牠们的语言，牠们的思维模式是否与我们的接近。毫无保护地同牠们一起生活有点过于冒失了。”

六个月前，妈妈一个人登陆，进行了初次接触。开始的震惊过去之后，她会见的卡拉桑尼人与她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建立起一套基本的数学代码，足以谈论计算、素数、长距离和我们是来自远方星系的普通生命等等概念。

然后她带着我们一起踏上了宫殿之旅。“我想让牠们见见你，萨拉，让牠们相信，我们跟牠们一样，也有孩子。”

爸爸不喜欢这个计划，因为他不想表现得跟卡拉桑尼人过于相似，从而让牠们认为我们很脆弱。他想要展示一下武力，这样卡拉桑尼人就会觉得我们神秘而强大、无法战胜，远非牠们可以理解。可是委员会当时站在妈妈这边，同样，后来妈妈让我们进驻首都的计划也获得了他们的支持。

“假如我是卡拉桑尼人，我的首要目标就是尽可能多地获取人类技术。”爸爸说，“只要这种悬殊的力量对比一直存在，平等的谈判就无

从谈起。一旦技术差距变得足够小，我就会攻击人类以获取优势地位。”

“也许卡拉桑尼人不这样想。”

“我的工作就是考虑最糟糕的情况。”爸爸的话音中充满了疲惫。

“其实，牠们有五亿人，而我们只有两千人。”妈妈爽朗地说，“牠们的优势不小。我可不想回到金属管子上在星际间漫游，就算死，我也想死在蓝天白云之下。”

“牠们分散在上千个星罗棋布的部落，只是一盘散沙。如果更愿意使用武力的话，我们可以轻松获得不受威胁的家园。”

我走到窗边，仰视首都的宏伟建筑环绕在我的新家周围，巨大但温度不高的太阳为它们投下金红色的光芒。这些建筑像拔地而起的石刀，刺破百米高的天空。与它们相比，我们的房子不过是一个玩具。

\*

“玩具”是我最初学会的卡拉桑尼词汇之一。

搬进新房子的第二天早晨，我打开门的时候发现一位年幼的卡拉桑尼人正站在外面。

那个孩子看上去跟我一般高，根据我这个六岁小孩的逻辑，这意味着，牠跟我同龄。我觉得站在我面前的是个男孩，因为牠拿着一根小一号的球棒当武器，我见过宫殿的守卫们拿过更大的。

“你好。”我说完便觉得自己在犯傻。在这个孩子眼中，我大概就像是一只大口吞水的鱼。我很清楚卡拉桑尼人不说话，所以我才会在这里学习。

牠用又黑又大、没有瞳孔的眼睛盯着我，充满褶皱的脸上覆盖着数百片柔软肥厚的叶子，它们摆动起来就像是一根根小小的触须——我当时不知道那意味着牠很紧张——卡拉桑尼男孩拖着步子走上前，把牠的武器呈给我。

我想也没想就从牠手中接过来，它拿在手里特别轻。



“小心点儿，”爸爸在我身后说，“可能有毒。”

我担心地看了爸爸一眼，他打算打消我的疑虑，“我猜牠希望获得你的信任，让你知道牠没有恶意。”

我小心翼翼地把玩它，避免球棒的任何一端靠近自己，因为我不确定哪一端有致命的危险。我的手出满了汗，结果这件武器滑落在地上。我大叫着吓了一跳。

这个孩子的叶片突然开始像微风中的草原一样瑟瑟颤抖，我向牠投去了忧惧的目光。

卡拉桑尼男孩后退了一步，牠的叶子舞动得更快、更杂乱无章。

“艾伦，你最好来一下！”爸爸朝屋子里喊道。不出一会儿，妈妈便来到我身后。

“别动。”妈妈说，“我们不清楚你可能会违反什么禁忌。”她更仔细地观察那个孩子，然后小声继续说，“我觉得这孩子的长辈是跟我谈判过的一位头领。”

男孩的叶子不再晃动。牠朝我示意，然后指向我们之间掉在地上的那件武器。牠极其缓慢地抬起手，我注意到牠精巧的手指仿佛柔软灵活的树枝。牠展开所有十六根手指，将左手放在右手之上，用两只手逆时针画圈，同时手指还在不停地摆动。

“我以前从没见过这种手势。”妈妈说。

可我没怎么听她的。注视着男孩的手在空中使劲摇晃，我觉得自己感受到了这个动作的有趣之处，那是一种纯粹的快乐。

男孩看着我们不解的表情——难道牠明白我们理解不了牠？随后牠尝试了另一种手势，牠用食指在空中画出了一个Z字。

“这个手势我知道。”妈妈的声音里透出一种无法呼吸的兴奋，“这是一个否定词。”

接着男孩把双手扣在一起，紧贴住长腿之上矮胖躯干的中部。